

清代筆記叢刊
堅瓠集

褚人穫著

九

卷之五

五

八

堅瓠九集序

楊子云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之仲尼說鈴也則似經史外不應妄有著述然古今事類實繁道理無乎不寓識大識小正以互見為能博聞強記之中多有怡情悅性之事談道者所弗嘗也姪稼軒湛於經術辨論異同而才情博達尤好搜揚軼事於羣書中鈔撮靡遺諸凡聞見所及可以揮麈尾佐浮白者無不以三寸之管屬辭而摺撫之其將續雜俎之編而築野史之亭乎堅瓠之集雖屬小言而雜而不越纖而不詭筆歌墨舞事足以垂鑒語足以解頤宜其引人入勝令觀之者應接不暇也其命名則何居離騷喻幽人於草木連珠比貞士於匏瓜是不謂然姪初就家塾吾兄名之曰獲有樹穀樹人之思邇年來自傷困頓不能為得時之稼達其甘芳遂懼落無庸故寓意於書以示慨焉因之一刻再刻紙墨遂多謂是綿綿瓜瓞將引蔓以長養之日新而月異庶屈轂之瓠不終為田仲所棄矣乎

康熙壬申夏四月朔吉旦

松吟老人蒼書篆漫筆



堅瓠九集卷之一目錄

子瞻前後身

市語

開恩止謗

感古篇

聖主異徵

詭譎秀才

元宮女

偷桃

賢人心肝

金肚皮

李鄧感歎

黃毛野人

遮陽帽

戴巾之溫

航船

浙將納妾

滑氏構第

僧母有悟

楊夢羽詞

周公如斗

喝潮王

疫鬼避大家宰

黃子野

沈石田詩

甘貧啜粥

盜發穢塚

征途樂石

丘瓊山

翻韵詩

陶真

毛穎後傳

歌詞

鐵樹開花

海紅花

返璧

西施有施

梅香苦

胡梅林對

伍像

吳淞江

要離墓碑

紙簫

四美

先賢擊奸

戒子詩

羅羅

胡可泉門聯

塵勞詩

朝北地卷曲中

劉祭酒

給事尚書

白土書門

喜事

史館賦詩

高唐雲雨

鬼觀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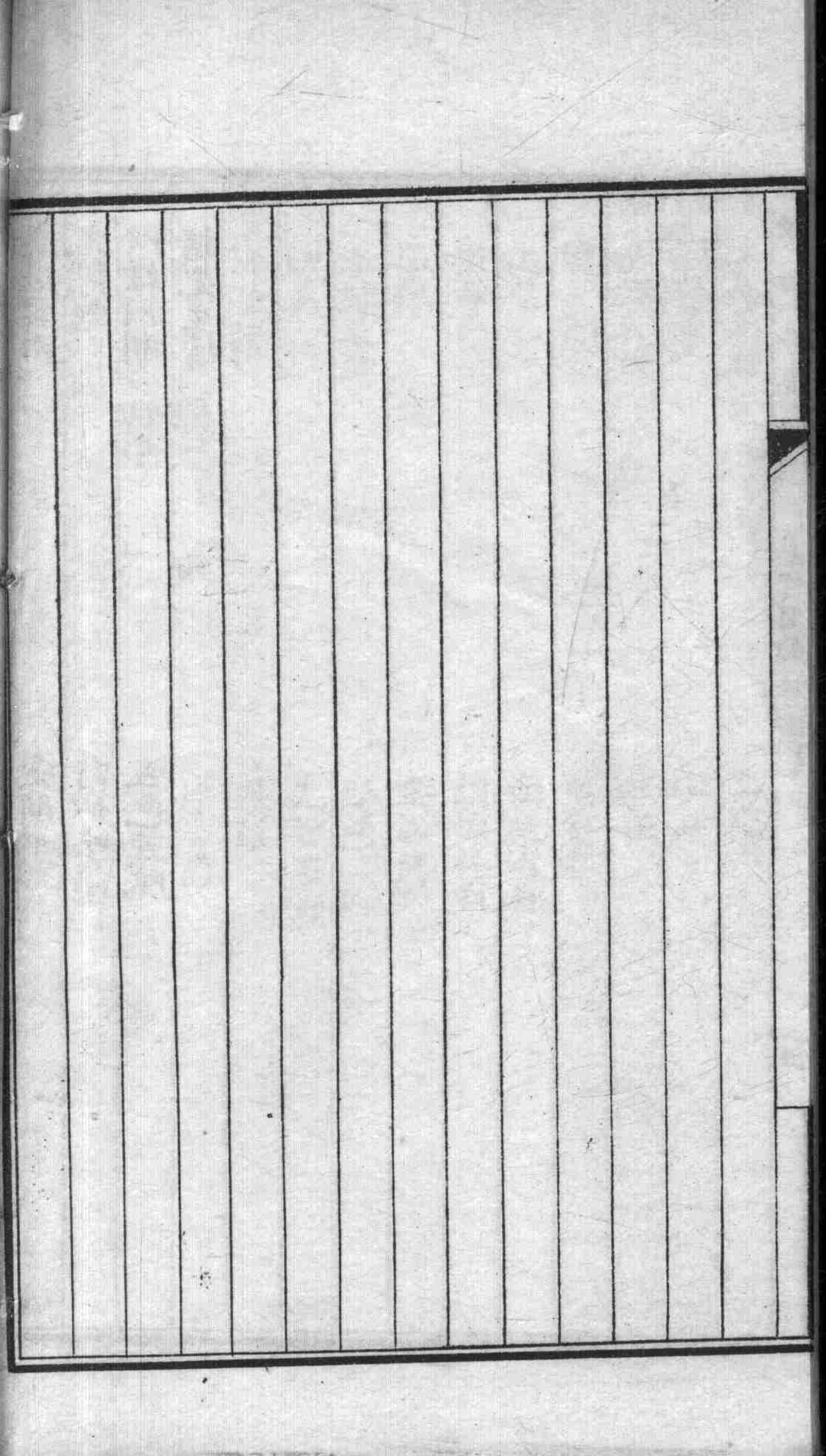
以姓相嘲

楮先生傳

愛閒

詩似吃語

五色五味



堅瓠九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子瞻前後身

袁伯修云。蘇子瞻前身為五祖戒。後身為徑山杲。董道周云。按子瞻卒已歲。歿延陵。而妙喜實以己巳生。豈先十餘年。子瞻已托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開長公外紀云。在宋為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漢為鄒陽。子瞻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其甍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為語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好事者為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市語

委巷叢談。杭人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多不能解。又有四平市語。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梨花。大為朶朶雲。老為落梅風。然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語有文理也。一為旦底。二為斷工。三為橫

川。四為側目。五為鬻丑。六為撒大。七為毛根。一作八八為入開。九為未九。十為田心。

開恩止謗

委巷叢談。錢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譴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武肅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士卒見之。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感古篇

元末越人王綬有感古篇。可稱史筆。其詞云。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角力。干戈

易麾。拳妖徒白蓮社。僭號於其間。韓山童子林兒僭號龍鳳居亳州奔走無定在。不啻風巢懸天。假京都

城累表。請伊遷。高皇定鼎金陵。遣廖永忠奉表請林兒遷都。舟沉瓜埠。水魂應隨杜鵑。林兒舟至瓜埠。永忠鑿舟家屬溺死。宜興楊

統制。名興其義亦堪憐。興言感龍鳳。連敗弗自全。興國間舟沉數言。常存林兒後。駐景東千戶飲藥死。永忠肇此圖。伯

溫炳幾先。謂彼牧豎子。寶曆當聖傳。大事從此定。皇心良皦然。尋賜永忠死。而楊蒙賞延

復興國之後聖神本天授。草昧久連邇。依郭起靈跡。歸韓亦從權。吳元改洪武。龍飛遂統天。陽

升燭火熄。神光照八埏。綱常一以正。天風掃敵羶。於茲聖繼聖。於昭億萬年。

聖主異徵

龍興慈記。高皇初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僧遊。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儼然王者氣象。殺小犢煮食之。挿犢尾於地。誑主者曰。裂地陷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以為真陷也。後在寺時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足。即起。鼠傷燈燭。責伽藍不警。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當今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高皇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主僧禁縛之。堦下高皇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氍。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詭譎秀才

崇仁吳徹字文通。雅善吟咏。為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及高皇討友諒。友諒遣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皇素聞徹名。令題天閑百馬圖。徹上詩云。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摧。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徹雖為友諒所遣。及瞻天表。知天命有歸。故為是言。高皇度其不為我用。欲間疎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字於徹面。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

形容。而可為我賓師者乎。徹遂棹小舟而遁。後友諒敗死。子理奔武昌。高皇忿其城不下。將屠之。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召入。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徹復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皇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乃寢。

元宮女

逐鹿記。元宮人至京。令給後宮。一女不屈。高皇言爾即守節。何不死於元亡時。女曰。願明一言而死。為有名鬼耳。高皇給筆硯。女書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妄曾三諫觸閭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筆觸石而死。高皇為之改容。

偷桃

金臺紀聞。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竊食之。王母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賢人心肝

碧里雜存。明高皇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用賢人

心肝然後成。高皇將信之。入以語高皇后。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啟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為。高皇大悅。乃於國子監取而用之。鈔遂成。故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置尚寶司室中。永為定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金肚皮

金大節者。海鹽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為鄉老人。明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為之。天下官員。三年朝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行好。一箇金肚皮。言畢不見。大節憂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高皇異之。擢為知府。果腰金云。

李鄧感歎

芝蔴李既遁。髡髮為僧。天下已定。遊徐之永固河。留連亭。題詩云。憶昔曾為海上豪。胭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時斫斷草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著盡又方袍。投筆三歎。有一翁以舟艤岸。見李問故。

李泣下曰。我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跡縑流。暫免鋒鏑。為可悲耳。翁亦流涕不止。自言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隱名。作渡於此。二人沽酒酌之。思昔強梁。傷今狼狽。聞者感歎。

黃毛野人

方谷珍起兵時。造天台隱士周必達問計。周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為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而去。周意珍復來。題詩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攜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見詩。恨不殺之。及事不成。方悔曰。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乃投水死。

遮陽帽

明制。士子入胄監。滿日。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又唐時所謂席帽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咏之。有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之句。唐解元遺像亦戴之。

戴巾之濫

語窺今古。晉漢唐之巾。儒者之冠。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非真斯文盡戴小帽。其後漸至業鉛槧賦詩章者戴矣。邇來一介小民。未聞登兩榜而入黌宮。一丁不識。驟獲

資財。魏然裘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銀招牌也。否則曰。省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襲巾也。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謂。安得科道一疏。釐而正之。不然。朝廷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遇則杖而裂之。不亦快哉。○崇禎末。有一人賣絲而業醫。家富饒。遂戴巾。人謂之藥師經。

航船

客座新聞題夜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渾身着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攬梭下堰來。夜深相並處。爾攬我儂開。

浙將納妾

碣石剩談倭寇浙。某叅將統兵駐海隅。一巨室主人年五十餘。止一女。日夜懼倭至。幸大軍駐此。可恃無恐。因延將於家。令女出拜為義父。時部下有人見女極美。誘將納為副室。主人不肯。延及三日。夜二更。忽傳倭至。將統兵急去。至三鼓。見軍馬無數。將村中房屋燒燬殆盡。巨室夫婦俱死。惟存此女。將遂納為妾。竟未見一倭云。

滑氏構第

涉異志。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浩營第邑之南隅。夜半將上樑。木工報以未及吉時。

滑冠帶坐俟。少假寐。夢群龍旋繞梁棟間。覺而私喜。未幾。子孫零替。將宅轉售同邑少司空龔嘯齋。後有人作詩云。司冠緋衣坐室中。忽夢棟樑飛龍叢。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僧母有悟

吹景集。閩某寺僧某。母年老。屢無所歸。日止於寺之天王廟。從其子乞食。其子與約云。每食時。喚母一聲。須母應。乃下食。又須日織一草屨。如是者三年。一日織屨次。聞喚云。阿娘來。忽隨口出偈云。叫一聲來應一聲。應的就是本來人。如今不用頻相喚。萬丈寒潭徹底清。顧謂其子曰。無復須汝粥飯矣。遂伽趺而逝。

楊夢羽詞

水南翰記。常熟楊夢羽儀。有撥不斷詞。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間侵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晝。心無繫。眉無皺。今朝過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主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氈依舊。

周公如斗

嘉靖甲寅。倭寇浙直。農民大半竄去。比其還。踰夏矣。歲大饑。中丞周石崖直指周觀。

所如斗。交章奏請。盡蠲百姓祖稅。詔從之。是歲民糧先輸者。悉以還民。曠蕩之恩。百世未有。吳中歌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為上官處兵荒善後之法。

喝潮王

嘉靖中。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潮漸衰。如是者三日。江豚數百枚。隨潮上下。者幼皆異之。相傳此水。故與海接潮汐。如婁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潮至。一喝而却。是後潮竟不至。土人稱為喝潮王。祀之龐山湖。潮驟來。倭寇之徵平望。殊勝寺嘉靖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山跨鶴來。老僧不在却空回。凡夫欲問菩提記。三十餘年化作灰。字畫奇險。寺僧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上詩。字跡如新。

疫鬼避大家宰

碣石刺談。正統中。豐城李裕為諸生時。落魄不羈。時當春月。偶至外家。會其家大疫。婦翁卧病在牀。夢中間數鬼。私相告曰。明日有吏部尚書至。吾曹可謹避之一鬼曰。試往厨下空罈中少避可耳。翁覺而異之。次早會李候疾造其家。顧李素貧。妻外家多不為禮。此日聞其來。翁亟請入卧內。不言所以。第令書吏部尚書封條數張。李愕。